四十一炮读后感

贾均山

我第一次听说莫言，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作品大卖特卖，作品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这一篇是我第一次接触莫言的作品。

《四十一炮》据莫言自己说是一部长篇小说，洋洋洒洒三十万字，长短不一四十一节，那个炮孩子讲着讲着故事就完了，而越往后越不像了故事，像什么？像痴人说梦，像胡言乱语。我没有研究过文学的专业特征，更不懂得小说的基本结构和理论体系，在我并不算丰满的阅读生涯中，我渐渐地感觉到文学之吸引人，往往在于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无限性，这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无法达到的高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罢了，肯定是错觉！而小说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就更为突出了，它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雅或俗，或真或假，真个是足以完成一切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任务，把任何一个愿意阅读的读者带入忘我的境界和体验！

 我想，《四十一炮》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诞生之时是达到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目的的吧！什么目的？诉说吗？滔滔不绝，明暗两线甚至三线；时断时续，来去穿插无缝衔接。可是那种没有尽头的诉说欲望能随着有限的字数和结束的故事而就此终结吗？我想不是的，所以作者的意图和目的究竟有没有达到，对外人来说终究是个谜！

有人说，莫言是因为抹黑中国的农民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如千千万万的人在受了一种我不敢妄加评判的教育之后会觉得白纸上面的几个黑点即是丑恶，从而忘记了喜怒哀乐才是是人生百态一样。我多多少少也是那样的人吧，即便再努力去纠正，也难清长期积累之毒，所以一种自视有效的自我救赎势在必行，也在不断持续。

四十一炮，本应惊天动地，至少震耳欲聋，可月明星稀，炮弹乱飞，爆炸和不爆炸似乎产生了一样的效果，给人感觉有一种不了了之的嫌疑。在炮孩子的句句实话里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很多东西，改革的变迁、人性的裂变、真假善恶美丑、黑白好坏虚实，那是一个万花筒，那是一个大染缸，那是我们的族类在国家发展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命运，是我们祖辈、也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简直在那虚与实的场景、真与幻的言语中看到了太多太多。可当炮孩子合上他的大嘴之后，我们看到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着自己的命运，那借来或者买来的书将回到书架，回到角落，或是等待下一个读者，或是永久地封存，我们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一切都是莫言和无语······

 2019年1月17日